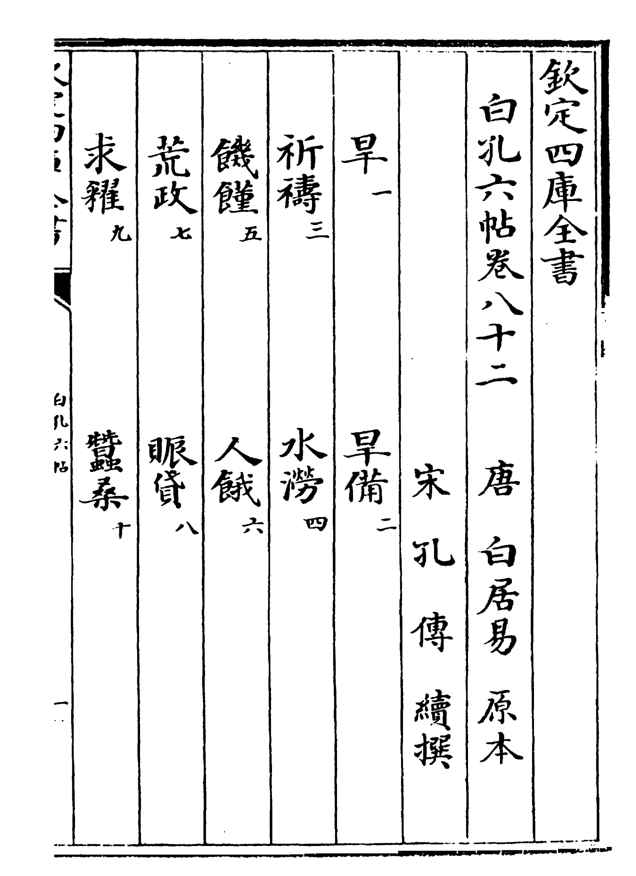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八十二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旱一

白旱暵　國乃大旱　天災流行　天降之災　天厲不戒　上天降災　山陵不收　高田不熟　水泉咸竭　時雨不降百穀不成五穀不滋害於粢盛為災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不為災野無青草　雲漢美宣王遇災能懼詩曰旱既大甚耗斁下土旱魃為虐赫赫

炎炎如惔如焚滌滌山川歲旱時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八月不雨君不舉樂

七年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七年煎沙爛石流沙鑠石湯七年旱未覩鸛鳴詩鸛鳴于垤將雨之候也且憂狼顧賈誼曰失時不雨人且狼顧狼顧恐懼貌仰夫膏雨已慇

天降之期望彼畢星未及月離之候天厲流行地財耗斁詩耗斁下土注旱害也斁敗也東作既嗟於歲旱南山空望於朝隮屯西郊之雲且閻不雨癈

南畝之稼豈望有秋一溉之功夫為稼於代編一有溉之益雖歸燋爛而一溉之旱苗必後枯也大時不齊同年有豐凶之異也禮記懸耜其雨其雨杲杲出

日人專望雨而日出也愆陽陽驕憤歎成陰歡娛為旱晉石珩問耒甫曰壽陽已

西恒旱已東恒澇何也甫曰壽陽已東吳人也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强邦一朝失職憤歎成陰陰積成水故恒澇也壽陽已西中國新平强渠美寶盡入志滿心盈長為旱故公羊曰魯僖公甚悅故旱是以京師若抑强扶弱則天下和平

密雲徒自西郊零雨未沾南畝雲重積而又散雨垂下而復收文選

水旱免稅令令曰諸田有旱蟲霜處拘見營田州縣撿實且帳申省十損四已上免租稅調七已上課役俱免若桑麥損盡各免其所輸聽折來年經二年後不在折限其應免者通計麥用為分數

孔

自三月不雨至五月張行成拜左僕射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

訴旱崔蕘出為陝虢觀察使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為即榜笞之

頻年霜旱魏徵上疏曰貞觀初頻年霜旱

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張說疏

石然

十三年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

旱暵之災

疏又曰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

詔求直言

張廷珪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

入秋亢旱

辛替否疏曰入秋亢旱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

雨不時降夏陽驕愆

李中敏大和六年天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殁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究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然卜式請烹桑弘羊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

大旱責民逋賦

李渤遷江州刺史上言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欲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

三十年以時救恤李吉甫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曰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

馬燧從懷州時師旅後大旱田䔍不及耕燧務勸教化

農告無入段秀實為營田判官是歲大旱農告無入涇大將焦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書牒免之

江淮大旱李絳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曠之思當大出之

問陰陽祲沴鮑防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以首經費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

避正殿減膳張薦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請京兆引羊措當時輔政者

上疏許孟容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制

理囚繫盧商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

奏析滻水溉民田崔珙還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滻水入禁中者取十九於尚書省

溉民田

劉蕡策曰 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七月之中三書不雨者以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閔而旱則成災矣陛下有恤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

逋捐係路 李翺為廬州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

人情愁惴 裴延齡帝罷陸贄宰相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推怨望

多出宮人 鄭覃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班入賀覃又推贊

救麥失時 高郢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比八月雨不潤下救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

上陳闕政 權德輿貞元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

乞盡免江淮兩賦 白居易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

歲旱用屈 崔縱貞元

元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搏裁文物儉而不陋

災暵成沴 盧懷慎曰今民力微極儻災暵成沴何以濟之

乖政之氣 張九齡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匪命則天昭其冤

久旱入境輒雨 裴寬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

時暵之孽 裴漼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漼上言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憔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暵之孽職為此發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不報

陰侵於陽 吳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傳曰欲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陽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

煬旱 楊炎為相劉文喜不奉詔時方煬旱人情騷雋

羣臣皆請救大喜帝不聽**請蠲租稅**嚴郢兼御史中丞會秋旱郢請蠲租稅**歲仍旱**李栖

筠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疫旱**王仲舒為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加金紫服徙

蘇州**民賦不入**除江西觀察使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予為出錢二萬代之上

流亡籍籍杜悰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籍籍**權德輿**十九年大旱上言十四年夏旱

吏趣常賦至縣令為民毆辱者不可不察**不害有秋**李實拜河南尹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

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江淮旱歎**韋溫會羣臣請

上尊號溫固諫令河南水江淮旱歎京師雪積五尺比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無年**高瑀領忠武節度使

州比水旱無年見限渠門**穀價騰踊**紀處訥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之者

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楊炯渾天賦

旱鉢嚴司空在太原時市童因於水際洞戲見流下一物爭取之乃一丸瓠重帛纍之市童因就岸撲破有嬰兒長尺餘遂迅走逐之頃刻足下旋風起已蹈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謂之旱鉢一云旱魃雜俎

夏建亢旱韓文論天旱狀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建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

女魃五行志人痾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其狀怪異詩曰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是歲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

旱有三唐文粹盛均人旱解沼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還市不雨祈山川無神又不雨鵂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詠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巫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塞陽肆凶下土祇敬雖六七歲黎民不饑曷為國

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昌為人旱邪繳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

京師

孟夏以後旱則先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皆於北郊祭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月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嶽瀆如初旱甚則修雩秋分後雖旱不雩雨足則報祀若州縣則祈社稷及境內山川通典

里巷為土龍馬璘拜行營節度使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令徹之明日雨是歲大穰

田不及耕馬燧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茀不及耕燧止橫調

畫龍致雨盧氏雜說明皇一年亢旱內中起龍祈雨將作少監馬紹正於屋壁畫西方龍繪事未畢覺黑雲往梁棟徘徊而龍拏攫穿屋飛去雨遂足

分道賑贍劉思立在高宗時為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

秋苗耗半蕪源

明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欲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中之以供頓之苦其不可二也 青天湛然旱氣轉甚 韓愈賀雨表 田畝少收 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兵賦半已休韓愈赴江陵詩 有苗盈野而天不雨 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祭竹林神文 龍怪潛溟波 候時救災旱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驛 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 杜詩 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 同上 九泉焦枯 而四海滲涸兮柳宗元解祟賦 天作旱災嘉穀將槁 韓文 曲江祭龍文 求虵醫 王彥威鎮汴夏旱來王傳李杞過汴因宴王以旱為言李醉曰可求虵醫數頭作大瓮前後設香席選十歲以下小兒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互擊其瓮不令少輟王如言試之雨大注數

百里舊說龍與虵為親家南部新書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沾足杜甫說旱冬麥黃枯春種不入上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同上稚老孤窮指苗然咼將穗秀矣忍令萎死以絶民命杜牧祭神苗方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萎之同上以蓬子為麵懿宗時自關中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麵槐葉為虀唐食貨志前年關中旱閭里多死饑韓愈歸彭城大旱許孟容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群望而天意未荅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切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順人奉天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種不入土野無青草韓愈上李尚書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

土野無青草　若旱之望雨　盧陵郡王瑗為幽州都督兵曹叅軍王利涉說瑗曰若諸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柰何對曰山東豪傑嘗為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夷比其思亂若旱之望雨　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　杜甫

旱備　二

白修城　勸分　魯大旱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此其務也

徙市　見下祈禱門　恤人之心　救患之策　有備　無患無虞　耗斁為災　雖與月離之作　流行有備　則無歲取之處　愆陽為沴　歲不順布　布政有經　衆無匡懼　存救之術　禮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方

二三千里 賈誼曰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胡以相恤 孔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 歸融盧周仁取羨錢進京師融劾奏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 義倉 薛訥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二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

祈禱 三

白有事於山川 衛大旱有事於山川不吉興師伐邢而雨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祭天為百穀祈甘雨 桑林之禱 湯克夏大旱湯乃以身禱于桑林剪爪髮自以為犧牲以祈於天雨

大至人悅之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以降雨蜀都賦靡神不舉雲漢詩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詩禜之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雩禜精誠隨車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嵩行部所經雨輒隨車而霔禮崇禋祀神享精誠信天厲之可移巽地財之不害設玄寺建靈壇並祈雨之所見文選土龍矯首而立女巫頻足而舞歲屬亢陽禮修禱祝念夫膏澤既愆天降之期感以精誠惟望月離之應祈年求豐年也望歲曝身祝長字幼卿為洛陽令時亢旱長為曝身階庭引罪自咎甘雨乃降人歌詠之積薪後漢諒輔為五官掾時太守禱無應輒自曝身庭中自責祝曰日中不雨以身塞無狀乃積薪自環日未中霔雨一郡皆沾足

又戴封為西華令大旱封欲焚軀俄而雨至春至秋禜謂雩禜水旱之神周禮俾率舞於小巫庶祈年於大有並走群望展禮雩壇焚巫尫魯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也暴巫尫禮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對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不可吾欲暴尫而奚若對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疏乎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周禮春官女巫職歲旱暵則舞雩邦有大災則歌哭以請或歌或哭冀以悲哀感神明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禱祠山川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雩祭天祈雨也山川古卿士能致雲雨者皆祭之徙市見上用師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傳**洗兵**武王伐紂大雨洗兵**閉陽門**董仲舒曰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之所錯行故求雨閉陽門雨甚欲止則反是**斬山木**鄭大旱使屠擊祝頡豎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秋再雩**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九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大雩旱甚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祈以幣更**以幣代牲**殺孝婦枯旱**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恐累不得嫁遂自縊死姑女告婦殺姑婦自誣服罪其獄上府于公為縣吏明其枉竟敗此婦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問其故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即日而注大雨**上虞寡婦**上虞寡婦養姑姑死夫女弟素與婦不叶誣婦鴆殺母縣竟殺之旱二年孟嘗是時明之不得後太守殷舟至嘗具言之祭婦遂雨**去舒**河南春夏旱太守魯褒至屏退姦殘澍雨數降

録囚 後漢和帝時旱帝行洛府寺録囚舉寃滞收洛陽令抵罪司隷河南尹左降未及還宮澍雨也

請修政 周舉宣光時三輔旱請雨舉書云云宜出後宮不御之女治天下寃滞之獄除大官重職之費云云

請烹大臣 桑弘羊為御史大夫興推酤鹽鐵之利時天下大旱卜式曰弘羊為天子大臣而與小人爭利烹弘羊天乃大雨

掩骼 周暢為河南尹時久旱祈雨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骼骨以萬餘人應時雨大豐稔

天文推步 楊統授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為彭城令時旱統推陰陽消復縣蒙澤太守使為郡求雨亦降自是朝廷災異多訪之

至誠 東晳為廣陵郡累大旱晳請雨三日雨澍衆謂晳至誠乃歌曰東先生通神明

祈禱令 祠令云京師四月已降旱則祈雨理寃獄賑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嶽鎮海瀆及祈山川能出雲者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不雨則徙其市

孔祠曲江池 孔戢

授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

造土龍 黎幹復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霔雨

由政不修 馬璘邠寧節度使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徹之明日雨

自暴以祈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禱乾陵而雨 外戚武三思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禱乾陵而雨帝悦

周王徒勤于方岳商帝虛美于桑林 柳宗元文

商后徒勤於自剪 周公空愧於舜雩同上

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 同上

木神 不空每祈日無它軌則但設數緇座手歎

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一行開木神吻角牙出目瞑則雨至酉陽雜俎

鏡龍 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同上

指拂雲氣 從容錄魏郡開成中大旱徧禱山嶽不應或言西沉山陸先生道行精明請之必驗太守已下乃携杏酒青羊以備牲醪告于山中先生受禮訖對太守呼吸數過五指連拂之爪甲間皆出雲煙之氣惟中指氣象甚盛先生曰郡中雨得周足諸縣皆獲八分亦可小稔已而其說不証

清風時興白日顯行 若響若荅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韓愈潮州禱晴文

劃劉雲陰卷日月也 同上

雖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 王維京兆張公德政碑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東緼取火伐樹寘薪醲

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祀為明神無德而禄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荅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植其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燬天爍地靈衣且為偎爐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

無畏致雨　上今

無畏求雨曰旱數當然求龍適足致暴雨爾乃盡去求雨之具以一鉢水小刀攪之作胡言須臾龍如指大入鉢中復攪呪之白氣自鉢中出如煙一尺練少頃大風雨震雷

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

唐賛皇公禱祝論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請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謠至今

剪爪致詞積薪自誓

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而雨

必滂沱此亦至誠同上

玉龍 明皇別録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得之開元中三輔大旱帝命家投玉龍於南内龍池雲雨隨作雜說集

絳幡祈雨 唐文粹羅隱請追癸巳日詔䟽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鑑香蒲蕭絳幡輩致於坊市門將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千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千之矣彼蒲蕭輩何足以動天臣請追癸巳日詔

敢告誅黑蜧扶陰蜺 柳宗元祈晴文

納其雲氣復我川澤 禜門文同工

衆靈受職奮蔚且躋於南山百穀仰滎滂濡遂需於東作 柳宗元

焚白檀香龍 明皇又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令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

段文昌 從荆南州武旱禱必雨或以雨遇出遊

必雩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唐史

水澇四

白平原出水為大水　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宋大水公使人弔之云云

天降之災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常也鄭

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泉　水潦將降懼不得歸荀偃

士匄請於荀罃請班師

高下有水災為大水穀梁水

訛言水至漢建始三年秋京師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王鳳言太后上及後宮可御船王商曰自古無道水猶不冒城郭今政化和平比必訛言俄而定鳳大慙

先徙高地公沙穆為弘農令元壽元年三輔已東漂沒穆

曉占乃預告百姓徙高地遂得免沒溺之憂　下民昏墊　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救水以鼓眾穀梁　雨水不時禮　下水上騰水潦為敗　苦雨數來　墊溺　水損免稅具旱門注　水潦敗國　禜用赤幘晉書雨多則禜祭用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紫禜社伐朱鼓　孔漂居人六百家魏徵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　山東及江淮大水虞世南貞觀八年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問世南對恐有冤獄枉大宜省錄纍囚　水氣勃戾宋務光神龍元年大水詔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切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

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須虹蜺紛錯暑雨滯霪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顧深思天變杜絕其萌

壞廬舍 權德輿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皆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

韋巨源 遷侍中武三思封戶貝州属大水刺史宋璟義免其租巨源以為蠶桑可輸絲是河朔人多流徙者

秋雨害稼 裴耀卿開元二十年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

雨潦敗稼 崔沔為魏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便人

行水魏王堤 李訥為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溺疾馳去水遂大毀民廬

損田 韓滉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滉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

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耶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為豐州司戶員外參軍

霖潦 戴胄帝將修復洛陽宮胄諫曰七月以來霖潦未止瀆河南北田正涔下年之有無未可知

三鴉谷水 五行志景龍八年鄧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蛇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斫射之俄而暴雷雨漂溺數百家

岸有善崩流或斷堤泛濫疇壠坡陁圃畦 柳宗元祈晴文

野夫興憂官守增惕敬用瓢齋以展周索 同上

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 杜甫

霖雨閉坊門 宋務光令霖雨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

六陰作潦而不就 歐陽詹德勝頌

水潦為災 竇建德方令水

湯為災民力刓敝主上不是邺而親駕臨遼城

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屍　韓愈歸彭城

饑饉五

白懸磬　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凶年荒政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五穀不熟其國乃虛　歲凶年　穀不登年雖大殺　殺饑

年不順成　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　大侵　穀梁五穀不熟為大侵大侵之禮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陽九之阨　甚虛之食　四阻防饑　百姓艱食　人

困國虛　土虛人耗　不饑何為　流亡　詩曰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瘥病也大荒凶年年無儲蓄之歲祈年不應周禮祈年祈豐年也野

荒人散周禮餒在其中大時不齊同年有豐凶之異風雨不節

則饑翔踴翔貴懸耜水旱為災蒸黎孔疚軍無見糧歲

惡不入人賣爵子賣爵及子堯水湯旱孔給米孝敬皇帝弘帝幸東都詔

監國時關中饑弘視廡下兵食有榆皮蓬實者悄然命家令寺給米饑人就食李勣破王世充密署

東海郡公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百姓荐饑陳子

昂高宗崩將還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頃遭荒饑百姓荐饑薄河而

右惟有赤地循壠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重繭走治下王方

翼還肅州刺史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薄其贏以濟饑瘵創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

拾橡實以飯

崔從歲饑拾橡實以飯

荒饉日甚

張廷珪疏曰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

南方連饉

敬晦歷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饉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要晦處身儉勤贊力遂充

請出米三十萬石贍貧民

揚於陵還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請出米三十萬石贍貧民

賜米使賑饑捐

丁公著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捐

削木皮以食

李密淮陽歲饑削木皮以食

斂封植

宋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斂封植璟拒不與故為所擠

採木實野蔬而食

五代晉高祖皇后李氏從帝而北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

斟易

一縑 陸贄奏議貞觀之初荐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踊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餧而相藉

路有委骨 文粹王維張公德政碑 野無遺穟路有委骨

減隻雞之膳 同上王維張公德政碑饔人減隻雞之膳囷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汙不埴館自負以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殣相望

見饉不驚 李華中書政事堂記聞荒不救見饉不驚此堂得以救之

民漉漕渠遺米 杜悰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取陂澤茭蒲實皆盡

歲饑骨相枕於野 劉武周為鷹揚府校尉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衆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不恤豈憂百姓意乎

人大餧 死者係路 朱粲傳

至有樵蘇莫爨以市愁其單皆憤怨

糠𪌆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 張廷珪請崇儉約疏

人饑　六

白家室相棄　道殣相望殣餓死也　菜色　病莫能興　隱人多取食焉隱困窮也　貿貿然來　嗟來之食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貿貿目不明貌　在陳在陳絕糧　首陽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相食漢河內飢父子相食汲黯開倉而賑之　棄子文選路逢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頣然思食文選　野有餓莩孟子　餒在其中　有餒而已衛甯惠子曰吾餒而已不來食之　易子而食楚人圍宋　翳桑之餓

人 趙宣子初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與之簞食後倒戈以報宣子 惄如調饑

餧而食雀鷇 史主父餓探雀鷇而食之主父趙武靈王也

半菽 漢書今歲饑人困卒食半菽軍無見粮言士卒菜半以菽雜之

饑色 漢千里饋粮士有饑色

師不宿飽 棋晚爨蘇云云

人不能二鬴 周禮廩人職二鬴月粮也

食蒲蠃 吳志人飢移就食蒲蠃於東海之濱

孔絶廪 徐曠世充僭號以為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絶其廪文遠餓幾死數矣

仆于行間 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蘇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餓餧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

人餓死墻壁間 李晟言赦懐光有五不可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

朱克融等容

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蕭俛贊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韓文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死者佇立久咿嚘顏回忍饑面秦韜玉貴公子行云堦前莎毯
綠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雞走狗
家世事拋來皆著黃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使不至於凍餒人凍而後衣之
人餒而後食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白居易策朱門酒肉臭路
有凍死骨杜甫

白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不殺牲也）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懸（不懸徹樂也）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也）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取易供也）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　歲凶君食不兼味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施舍（施恩惠舍役力）已責（止逋責）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人一曰散利貸（糧食也）二曰薄征（謂輕租稅）三曰緩刑四曰弛力（謂息力役）五曰舍禁（公無私稅）六曰去幾

去關市之征七曰眚禮謂省吉禮八曰殺哀謂省凶禮九曰蕃樂藏樂器不作十曰多婚不備禮而婚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脩十二曰除盜賊飢則多盜不可不去喪荒之式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喪荒之式用財之節度也荒凶年也荒禮凶年之禮不儉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移人就穀周禮廩人以歲上下數用凡民食上歲人四鬴中歲人三鬴下二鬴若食人不能二鬴則移人就穀注四鬴三鬴人一月米也輸粟周禮大荒令邦國移人人有守不可移者令輸粟國凶荒禮喪則市不征而作布物歸市不稅民困金銅每荒年因物貴大鑄泉布饒也賙委小行人凶荒令賙委蜡不通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急疾就食漢關中饑高祖

令人得責子就食蜀漢

煮木為酪王莽時南方枯旱穀翔踴使民煮木為酪又不可食重為煩擾注為名酪之僞也

載穀入關無用傳宣語

種蕪菁後漢令水傷處種蕪菁助食

掘鳧茈王莽末南方飢人掘鳧茈食之

國語天災則棄責薄斂市無赤米赤米米之訏言饑也

凶年則力政不均地赤不平計地稅也均人職云云

孔仍歲無年韋雲起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

州縣刓敝陸希聲為右拾遺時愉𠎝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謹視盜賊

養人息兵張廷珪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可天下無年年當養人息兵五也

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宋務光疏曰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

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陳子昂上言頃遭荒饉百姓荐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

山東饑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同上瘼荒之餘殷侑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瘼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荊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劉晏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纔斗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為一病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

粟李白書懷贈南陵宮贊府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韓愈赴江陵持男易斗粟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屬歲無秋崔衍國儲無

兼年張主素 遺糠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張公德政碑文粹王維 荒歉韋蘇州始至郡詩早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坻 埃塧塵勃吳興不雨埃塧塵勃莚拆穗結十無一二群鼠夜出嚙而壇之信宿食殆盡雖盧守板擊鼓而駭之而不能勝笠澤叢書 人之生產空於杼軸獨孤及上疏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自畫推剝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剝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于斅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竊懼焉

賑貸八

擅賑貸附

白周急不繼富 君子云云

救災開倉 漢河内飢父子相食汲黯使至河内因矯制開倉賑之朝廷不坐罪

滯積困人 傳曰晉飢悼公謀息人乃輸積聚以貸自公已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振廩 楚大飢莊公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振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食也

竭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

一鍾之餼 鄭饑人未及麥人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貸而不書施而不德 宋饑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叔向曰樂氏其以宋升降乎施而不德貸而不書

公粟 見上

施取其厚 傳

有施於人釜鍾之數 傳陳氏有施於人人歸之矣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謂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博施濟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匡乏匡救厚施散利具荒政門野有

餓殍而不知發發散也儲蓄虞災振窮振乏絶月令季春天子乃命

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賙萬人之艱阨周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人之艱阨

以王命施惠注阨饑困也棄債晉王長文德濡太康中蜀土荒瘽開倉賑貸長文居貧多無以償郡縣切

責送到州刺史徐幹舍之不謝而去擅賑施後漢王望為青州刺史行部見饑寒者愍之以便宜出所

在布粟賑給之上欲罪之鍾離意云云乃赦之不待奏報第五訪仲謀為張掖守歲饑開倉賑給吏

爭欲上言訪曰若須奏報是棄人也寧以身救百姓上嘉之又韓韶仲黄為嬴長開倉賑贍民主者謂不

可韶曰以此伏罪含笑入地太守知韶名德不坐擅賑左降晉王蘊叔仁為吳興守郡荒賑恤主

簿爭云朝廷以為科罪免官士庶諸闕特左降晉陵守

除名　劉頌子雅奉使于蜀表請賑貸不待報乃行而除名也

免官　鄧攸伯道以吳郡守表賑貸未報開倉坐免官

貸喪祭　漢王莽時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依周禮也

取利　晉張駿境內饑譚詳時出倉穀貸取三倍利陰據曰是因饑要利乃止也

孔發廩自効　宗室皐貶溫州長史饑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吏叩庭請先以聞皐曰人日不再食則死何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効

出粟賑鄉里　陳子昂父元敬世高貲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

遣使賑饑民　虞世南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宜省錄繫囚於是遣使賑饑民

開廩賑民　王珣出許州長史珣歲旱時假刺史事開廩賑民即自効去宗

敕之璽書褒美韓思彥巡察劒南會蜀大饑開倉賑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

下賴以濟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

大旱輒開倉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能詘

以時救恤李吉甫江淮旱吉甫曰以時救恤帝遣使分道賑貸

賑民無所計潘孟陽罷為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朕宫中用尺寸物皆有籍惟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宣諭朕意

職田賑貧民庾敬休言蜀道米價騰踴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

李珏江淮旱發倉廪賑流民

崔沔改虞部郎中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

發倉廥盧從願開元二十年河北饑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廥賑饑民

雖旱人不流捐

崔衍當用度府庫充衍及移贄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

具饘鬻

李蕚還南華令大水它縣饑人至相屬蕚為具餐鬻及去糗粮送之

救災者勿使至賑給

劉晏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之矣

問米救旱

芝田錄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出其所蓄物價頓平民心欣然得雨遂成豐年矣

每旱潦必貸匱蠲負

里無逋家柳仲郢

又賑給近僥倖

劉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陳諫以為管

蕭之亟著論紀其詳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强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之粮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為二勝

家得儲三十斛

王起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由是廥積咸出民賴以生本傳

以賤直售民

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饑而不亡再期增戶五千孫成

李襲譽

三輔盜蝗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

劉思立

時遣御史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

求糴 九

白請糴傳曰京師來告饑魯侯為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乞糴 泛舟晉荐饑乞糴于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閉糴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獲晉侯告糴傳曰冬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鬯圭玉磬 敢告滯積國語魯饑臧文仲請糴于齊公曰誰使之文仲曰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辛備卿公使往遂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敝邑荐饑大懼周公太公之命祀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救敝邑使能供職穀梁傳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也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言

使若私行也言內無外交穀梁臧孫辰告糴于齊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匡救其災　同恤災危備救凶患　過糴葵丘盟曰無過糴蘊年無蘊年謂蘊蓄年穀而閉糴也若虛其請　凶年補敗或闕於宿儲善鄰恤災方資於過糴周急　矜無所宜　歸粟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幸災斂怨　安可蘊年見工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仁必矜無豈忘情於歸粟匡困　資無　孔貿易不出境崔倰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倰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吾民削其禁閉粟李執屬荐饑人相食執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亦勸之謝統師語珍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

士終不肯困且儲廪以備不虞豈宜妄散惠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多欲叛去

蠶桑十

白蠶事　繭稅月令　桑土既蠶書　八月載績詩　無伐桑柘月令季春受蠶食也　蠶事既登孟夏　蠶室具下　蠶則績而蟹有筐　蠶織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桑于南陌蠶于南郊　禹貢厥篚檿絲桑之絲可中琴瑟絃者　遵乃脩之文器宜合禮月令季春乃修蠶器　趨既登之日事必及時　不衰　不帛周禮庶人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所以恥不免　女事　禁原蠶原再也蠶與桑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為傷馬也周禮　孔河內千樹李襲譽嘗謂子

孫曰河内千樹桑事之可以衣 **以蠶折租** 張廷珪出為沔州刺史頻徙蘇宋魏三州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温等封户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願依貞觀永徽故事准令折免詔可 **蠶歲四熟** 尹思貞為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 **蠶桑可輸** 韋巨源武三思封户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為蠶桑可輸 **何易于** 曰方春百姓耕且蠶見耕耘門 **蠶務** 劉思立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 **春耕夏蠶** 突厥序孫樵謂春耕夏蠶以資衣食 **白眼蜂** 豈寧傳蠶退之後多為乾腊貨之開元中春末兩市白眼蜂如山市人以北卜綿帛之豐儉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 李白寄東魯 **及此桑桑綠春蠶起中國** 同上 **若**

布與帛必蠶績而后成也韓愈圬者傳甚黑老蠶蠋城南聯句蒲箔春蠶看滿箔堰城聯句初無桑蠶于闐初無桑蠶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約刻石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邉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饑妾欲去五馬莫留連李白詩蠶經三卧行欲老元稹織婦詞織婦何太忙蠶經三卧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税抽徵早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李賀感諷長眄徘徊桑柘重新夏林蘊野蠶成繭太宗本紀貞觀十三年是歲滁州野蠶成繭蠶婦一人供自身林蘊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

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畆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乎賦書

繭厚繰美陸龜蒙蠶賦述蠶之生繭厚繰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

蠶凋桑柘空李白五月東魯行

蠶老客未歸白田已繅繰李白

桑者不繰身韓愈三器論

繭稅十一

白孟夏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繭稅十取一也以桑為均者隨桑多少而稅貴賤長幼如一各以桑為平不以貴賤為差

蠶事慭而既登繭稅收而先定

繰入周禮典絲掌絲入絲

入收而稅之頒繰謂出之也孔蠶繰盡輸蠶繰盡輸稅機杼空倚壁抑田家詩半天下西界制河東奄左海其閒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李訥制杜牧不逋繭稅不逋於鄉井謝繰表盡取後已陸龜蒙蠶賦官誕益饞盡取後已織絹未成疋繰繰未成斤里胥迫我納不許蹔逡巡白居易秦中吟

採桑十二

白十畝之閒桑柘閑閑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微行墻下徑也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詩秦氏之女羅敷秋胡之妻並採桑者城南古詩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

絙桂枝為籠鉤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帝女之桑　蠶妾公子重耳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工女　奉種于川且宜合禮執筐於陌無或失時南陌桑也無伐我樹桑　翳桑　翟車採桑祝明欽曰禮家說后以翟車採桑綠條映素手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李白陌上桑採桑綠水邊同上

爭桑十三

白楚邊邑名卑梁其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桑而傷卑梁女卑梁人讓吳人吳人應不恭怒而殺之吳往盡屠

其家於是吳楚大爭（呂氏春秋）環廬樹桑（周禮）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椹（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孔據黨人桑（顏翊季父非理詰據黨人桑牙邑求治時令尹下翊因私評之私出已絹償之其訟遂息然使終身不之知　江南野史）

后妃桑蠶　十四

白月令季春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先蠶天駟星也后妃躬桑率先天下也）后妃獻繭（孟夏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　月令）古者天下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者恐露濕葉傷蠶風之使燥而後食之歲旣單矣謂三月盡之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歟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絲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

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 蠶宮 晉元康議皇后採桑桑壇於蠶宮之西南 桑壇 繭館 漢孝元皇后採桑繭館 織室 東觀漢紀明帝馬皇后數來往視之 三灑 古今事曰蠶始生蠶后食之三灑而已 宿瘤 齊王后也王遇其採桑可之遂娶為后 採帝女之桑 爰求十畝 獻后妃之繭 遂布三宮 周禮仲春詔后率外宗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 昕朝 良日 苟

三宮夫人 時辰北郊之禮 則十畝桑柘 盡趍南陌之功 漢儀 晉禮志漢儀皇后親蠶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衣青乘油畫雲毋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陪載筐鉤外命婦皆步摇青衣各載鉤筐

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質明以太牢祀之祠畢班餘胙於從桑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採五條郡縣已下九條以桑受蠶母也

一條 皇后儀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葉

三灑 見上

孔后採桑 祝欽明曰禮家說文言后以翟車採桑

上桑條歌 中宗庶人韋氏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益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

享先蠶 唐禮志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散齋三日后服鈿釵禮衣結佩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后即御座尚儀妾姓言請就齋室尚儀版奏外辦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尚儀妾姓言請降車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尚宮曰有司謹具備行事尚儀跪取幣於篚皇后受幣進北向跪奠於神座少退再拜皇后已奠幣乃奉血毛入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皇后再拜尚宮曰禮畢尚功奉金鉤皇后受鉤採桑典製以筐受之

皇后採三條止各以鉤受内外命婦司賓容引内外命婦採桑者以從至蠶室尚功以桑受蠶母母切之以受婕妤食蠶一簿止尚儀曰禮畢皇后還大次車駕還宮

后親於郊桑李白貞觀元年

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太宗本紀

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肅宗廢后張氏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儀物甚盛

異蠶十五

白八蠶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緜六測記曰一歲八蠶出日南

氷蠶之繭拾遺録東海圓嶠山有水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則為繭五色織為文錦入水不濡

園客之絲列仙傳有園客種五色香草上有蛾上草客收養之生蠶得繭大如盆有一女稱客妻繰訖俱去

歐絲山海經諸天之

野有女子跣樹歐絲注蠶類也孔

南詔 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閲二旬而蠒織錦縑精緻

于闐 初無桑蠶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蠒

四熟 尹思貞治州有績蠶歲至四熟黙降使路敬潜至部嘆曰是非善政致祥于表言之

正月蠶 南蠻莊蹻之裔正月蠶生二月熟

扶桑蠶 白公丁記扶桑蠶長七尺卵大如燕

宮壯田滕曉氣酣 黄桑飲露窣宮簾長腰健步偷攀折將餧吳王八繭蠶李賀南園

色金 杜陽編彌羅國有桑連延十數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綵碧

飼池中 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池中始生如蚊睫及老可長五六寸池中有挺荷大者可閲四五尺蠶經十五日即入荷中成繭形如斗同工

織絍十六

白詩婦無公事休其蠶職休者剌其廢職事也女功恤緯傳曰嫠不恤緯注緯少寡婦之所宜憂報章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迴文竇滔妻蘇氏織錦迴文字織素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日五丈精麗中數廣狹中量龍梭女手金梭焚機公儀休焚機去織婦曰欲使女工織婦安所售其利哉機杼王丹持縑一匹與友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投杼曾參母方織人告參殺人始言不信乃三告而投杼驚疑淵室之人雖聞潛織淵室潛織以卷綃淵室鮫人之所居河漢之女不見報章古詩皎皎河漢女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漣如雨札札弄機杼之

聲
霜降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　化理絲枲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理絲枲嬪亦婦人之稱　化材絲枲周禮　展其功織婦功也周禮　女事周禮任婦以女事貢布帛也　理其絲麻以為布帛　執麻理絲禮女子十年不出母教以婉娩執麻枲理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稽其女工周禮　婦工周禮絲枲以成之謂之婦工注謂成布帛　一婦不織賈誼曰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　斷織樂羊子學未就而歸其妻執刀欲斷織曰此織未畢而斷之則不成功學未就而歸猶婦斷織　三盆既繅八月載績　載元載黃無衣無褐　勸課後漢崔寔子真為五原守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寔為作紡績織紝練緼以教之得免其寒苦　孔嫂為績織張志和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為紉績織　勸織紝列女饒娥饒州樂平人生小家

勤織紝　紝戎衣給戰士鄭畋為鳳翔隴節度使會黄巢陷東都妾自紝戎衣給戰士　蚕織而縷柳宗元種樹郭槖駝傳蚕繅而緒蚕織而縷　經而不緯文粹陸龜蒙論文書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　蠶婦凍而織陸贄蠶婦凍而織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　竭力蠶織陸相奏議論邊守狀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　繅絲鳴機杼李白贈清漳明府繅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　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李賀　婦不知織韓文　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李白任城廳記　美人懶態燕脂愁春梭抛擲鳴高樓李賀染絲

白孔六帖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八十三 八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贇

謄録貢生臣李玉瓚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八十三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商賈一　市二

榷酒三　筭緡四

百工五　材木六

膠皮七

商賈一

守業　通商

柳商市籍

日乘時射利通天下之財以有易無趨交易日中爲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趨利喻利小人喻於利放於利而行多怨擇利而行欲嬴惡啗賈欲嬴而惡啗乎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朝夕識貴賤晏子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易資求豐傳曰晉文公亦信於是人易資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也倚市門史記夫用貧求富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商賈百族裨販裨夫販婦嬴優貿遷三倍詩曰如賈三倍利三倍也大賈販賣史記呂不韋陽翟大賈以販賣爲事家累千金市井相語以利管子曰處商就市井合羣萃而別其郡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何以周四方料多少貴賤以有易無是以奇怪珍異以時而來旦夕從事

於此以教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商之子恒爲商

商有十倍之價文選識其貴賤遷以有無爭利於市通財

市事又曰任商以市事貢財貨百貨操其奇贏利也日游都市

貿遷有無周禮司市以商賈阜財貨而行布布泉布也通四方之貨見通商門

阜通太宰九賦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賄布帛貨金玉也

鄭商周賈彊賈鄭桓公與商人俱出自周斬蓬蒿而共處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知

褚中晉荀罃囚於楚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未行而楚人歸之後賈人如晉荀罃待之如實出己者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國語言賈人也

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析

秋毫心計不用籌算貪賈廉賈漢書廉賈三之貪賈五之三倍五倍利以商賈自
織王列辭公孫度之命云云服賈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百賈尹翁歸為市吏清廉百賈畏之
賈區胡建為軍正丞監軍御史穿軍壘垣為賈區建斬之賈區立廬道旁賣物守業敢不
貳事謂兼他業商修族代之所鬻文選不敗其業篤在守業易業
代守其業工賈不變抑其淫業石人管子曰四人者國之石人言守業不移如柱石
四人各業雜處四人不可雜處異物管子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故商之子恒為商業惟善守利不竝行得朝夕之求利宜相示脩族代之
鬻業貴不遷苟能爭利安可惡顯通商月令孟冬易關市來商

旅納貨財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稅以來通商旅）通天下之財（趨日中之市）

關市無索（索不禁察月令季春）通商（衛文公通商惠工）通五都之貨

識其貴賤（易以有無）賄以通商

浚農工以生（利宜招損）急關市之稅（貨則不通）阜通貨財（太宰以九賦任萬人六曰商賈阜通貨財注云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周禮）

通四方（周禮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人謂之商旅）輕其關市（利以貨遷）

抑商

市籍周禮司關掌貨賄之節以聯門故有關市之征（謂稅商也）

專市之商（兼人之利）鬻良雜苦（良善也苦惡也）素封之富（史諸富者無秩

祿爵邑之入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卓鄭猗陶竝富者不鬻斜斜不中尺度物專利

奪人急商緩農　去末反本　通四方之財誠宜如惠專三

倍之利何用損多關市之征必專其利商旅不至則置於財政貴得中

法惟經久如欲贏之罔極下必兼平儻知懼而莫來上將之用縱則不

可無之亦難漢制漢高制賈人無得衣錦繡綺轂乘車騎馬也履絲曳縞鬻良雜苦乘

堅策肥肱其邊鄙　弛律孝惠高后時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子孫不

得爲吏漢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亦不得官爲吏名田賈人有爭籍及家皆不得名田滯財

假貸乘時射利漢發七科讁戍邊身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者皆調令相

糾告桓譚君山上疏言可令商賈自相糾告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力弱而歸田

舉選令諸官人身乃國籍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不得任其舊經職任自解黜必有事用者三年之後聽用

市籍有市籍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

稽市物秦時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漢高重租稅以困辱

孔

商旅之人多宋務光上書曰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多顧坦然更化以身先之

均利陸贄四賦曰占商賈以均利

負販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

商賈流通崔陵爲湖南觀察使商賈流通貲物益饒

饒盈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

征穆寧遷鄂岳沔都團練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絕與寧夾淮爲治憚寧威掠劫爲衰

不取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

始至巽時帥府爭先往販鹽虜張濬黃巢亂王鐸奏署賤售其珍鈞一不取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已臣賊濬召將伏至鞠場倡言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黠商大賈李嶠曰令者幾數十萬黠商大賈道人私度詭作臺符羼名偽度愚賈劉元子曰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通其有無韓愈原道篇為之分遣人為商賈莊宗皇后劉賈以通其有無氏好聚斂分遣人為坐賈顒顒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賈所以商賈瞬劉禹錫觀市務財化書京都諸市令以三賈鈞市注精為上賈萬舡繼次為中賈麤為下賈六典至百貨錯出南京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怨擾吏困杳貪商久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萬舡繼至百貨錯出文金珠貝甲脩牙文犀劉蛻獻南梓權德輿撰岐公遺愛碑

海崔尚書書南海實筦榷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

列鋪率稅崔融上䟽令江津河滸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僦畧邀巧則商人廢業有如師興費廣雖倍筭商旅加歛齊人可也后納之

萬商往來四海縣歷李白任城壁記

出入萬里唐史韓琬上言往商賈出入萬里令市井至失業

屠沽興販者爲商唐六典戶部

市二

市會 貨殖 屠雜 買賣 牙市並附

白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三時周禮大市日中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爲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爲市販夫販婦爲主

朝滿夕虛禪裕子曰市朝滿而夕虛非朝愛而夕憎也求存故往來亡故去

爭利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

闤闠市巷

曰闤市門曰闠九市京師九市以致九州之貨三市洛陽三市百壥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市門樓廓開九市通闤帶闠開場九市貨別隧分聚五都之貨列百族商賈裨販交質倚門史記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居肆百工立市周禮建國立市開壥列肆易其有無孟子曰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貿遷有無書畢陳運命論曰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皆畢陳聚四方之人致九州之貨設次置敘周禮建立市設其次敘其貨賄出有度量陳肆辨物阜貨成賈定物價也斂賒謂人貨不售則斂而買之人無貨則貫而與之司市之職平肆正其行列展成奠賈奠定也定其物恒價常價鬻慝慝惡物也不物不合

度之物關市之征廛而不稅稅其舍而不稅其物宅近市識貴賤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對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司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平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平以量度成價而徵賈徵召也物有定價買者則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書手言保物要還也司農云質劑月平也國凶荒禮喪則市無征而作泉大鑄錢以饒民僞飾之禁凡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賈上者各十有二也市刑過市國君過市刑人赦之夫人罰一幕世子罰一帟命夫罰一蓋命婦罰一帷大市小市質人掌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質劑契券也大市人民奴婢小市兵器珍異也司虣掌禁

屬游飲食於市者司稽掌巡市察其犯禁與不物者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鄭伯有死於羊肆

美言可以市 老子

吳市 子胥吹簫乞食於吳市

燕市 史記荊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

柳市 漢萬章子夏豪俠居長安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獄市為寄 曹參為齊相將去屬後相曰以獄市為寄夫獄市者所并容也若擾之姦人無所容也姦人無所容將為亂故寄之

君門如市 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閉門成市 樊重治產閉門成市

游市 魏時衣冠無不游市華歆為吏休沐出府閭門自守

卜肆 嚴君平賣卜成都市

都市 司馬相如沽酒於成都市

阿枉 第五倫伯魚督鑄錢市無阿枉

閱書 王充游洛陽市閱所

賣書一見皆記公超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學者成市因號曰公超市卒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市也婆娑五均王莽時劉歆書言樂語有五均專記各有幹馬令開賒貸張五均諸設幹者所以齊衆庶而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吏長安五都市為五均洛陽邯鄲臨淄苑成都也

絳市傳曰晉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更生

市儈漢書云節駔儈節謂節物貴賤際儈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儈謂合會二家交易者駔儈首率也子朗反

淮南子干木晉大駔大駔市儈也

儈牛後漢王君公儈牛自隱號曰牆東王君公

為吏所辱長安市儈劉仲為市吏所辱踏折其足學問經行周流海內後以有道徵不就衆歸其德也

邪贏在儈牛下

周禮賈師定物價各掌次物有貨財奠其價賢人

價平也司市以度量成價郡吏平肆展成奠價上旌于思次上旌為衆望見旌知當市思次市亭也觀君子衣服服劒乘馬不價不敢平奠者物

貨殖閉門成市樊重治產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十得三之利廉賈什得五之利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漿而踰侈質氏以洗削而鼎食治刀劒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沸湯爓羊胃以末椒薑桂之暴使燥是也張里以馬醫而擊鍾雞鳴而起惶惶求財

貨殖傳水居千石一歲出千石也山居千章楸章千丈材曰章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

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梨陳夏千樹漆齊魯千樹桑麻渭川千畆竹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畆畆鍾之田（一鍾爲六斛）若千畆卮茜（可用染也）千畦薑韭皆與千戸侯等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甀漿千儋（儋瓦甖也）屠牛羊彘千皮榖糴千鍾（常糴而居之）薪槀千車船長千丈（總積船丈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介（介讀爲个數）軺車百乘（輕小車也）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三十斤爲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百二十斤爲石）馬蹄噭千（噭口也蹄與口共千馬二百匹）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

千奴婢有巧技者筋骨丹砂千斤帛絮絲布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注布帛疊也漆千大斗糵麴鹽豉千合糵麴以千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豉以斛斗量之多少等亦爲合鮐鮆千斤上音貽下音齊鯫音陬鮑千鈞棗栗千石者狐裘千皮羔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采千鍾采取果實子貸金錢千貫　節駔儈節物貴賤駔其餘利儈首領也亦比千乘之家也　生聚傳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人棄我取白圭積居與時逐陶朱公施惠後漢樊重好殖貨資至巨萬息加鄉曲賑贍宗族

屠刀匕是供 刲羊 牛刀 禽獸不中殺不鬻於市

隱於屠史侯嬴謂魏公子曰臣所知屠者朱亥賢而世莫知隱於屠耳意不顯名也 鼓刀聶政殺人避仇與母如齊以屠爲事曰政乃市井鼓刀者耳 屠狗荆軻好屠狗 又樊噲以屠狗爲事

解牛賈誼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絕所排剥剌皆中理至於髖髀之間非斤即斧也 千皮貨殖志屠牛羊彘千皮比千乘之家 屠羊說莊子楚昭王出有屠羊說從反國賞之辭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反屠羊何賞之有 投刃皆虛庖丁解牛者砉然騞然矣不中者投刃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非牛三顧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刃無肯綮若初發硎以其游刃必有餘地 良庖 殺老牛莫之敢尸 觳觫孟子齊王見牽

牛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傳

雜買賣禮曰金璧珪璋不鬻於市戎器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鱉不中殺並不鬻於市山木如市不加於山如在山之價魚鹽蜃蛤不加於海如海畔之價踴貴屨賤踊刖足之用也命市納賈以觀人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不二價賣魚魏任瑕遇亂家貧賣魚魚貴倍蝦直如常鬻畚晉王猛少貧賤以賣鬻爲業有一人貴買其畚引入深山見一老父皓然左右十許人王猛拜曰三公何以拜也乃十倍其直既出顧乃嵩山周禮陶人爲甗旊人爲簋庣

陶之事髺音刮墾薛音百㬥音剥不入市爲其不任居也暴起也薛裂也墾損傷也

稗販 販婦 鬻繒漼嬰以鬻繒爲業 訾呵減價魏衛臻文慈字子許與周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雇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許少欲而文生多情非徒兄弟父子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言非君子宜識販鬻爲言相去遠如此也

業見摧酤門 互市交易以有易無 處懷寶以越鄉雖獻環而

勿 坐賈人漢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闕汲黯曰渾邪王來獻靈府賞賜物然良人待愚夫市賈長安中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切不取也 疆場互市晉周淡隨王渾伐吳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相襲奪以為功吳察敏凡珏爲將在秣林與敦書曰疆場之事上往往有襲互市此甚

不可無以小利而忘大義**羌互市格**金部格云勑松當悉維翼等州熟羌每年十月已後即來彭州互市易法時差上佐一人於蠶崖關外依市法致市場交易勿令百姓與往還**關市令**令云諸外蕃與緣邊互市皆令立官司檢校其市四面穿塹及立籬垣遣人守門市易之日卯後各將貨物畜産俱赴市所官司先與蕃人對定物價然後交易**私羌互市**晉祖逖在鎮石勒求互市不報而聽私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又**張駿通國酒賈間出物私豐贍**斬胡率**梁習子虞爲西部都督鮮卑大人育延五千騎請互市習許於空城中交易胡侵民習乃責延因斬之餘不敢動**不與市**晉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陶璜曰兩岸仰吾鹽鐵斷而不市當壞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從之果破賊也**禁市**高氏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尉佗遂稱南武帝**立夷市**晉陶侃鎮武昌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楚材晉**

用孔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 張建封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閽闥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尺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

極論宮市 韓愈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

大搜市廛 裴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禁屠牛 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使以賊非牛酒不笑樂遂禁屠牛以絶其謀

罷市 趙犨子珝卒陳人爲罷市

賣卜 武攸

緒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閲書呂向每賣藥即市閲書多淫巧崔融疏周官匕曰關市以市多淫巧市者兼受好惡若甚則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同上要津市必要津同上貨隧分廛唐文粹李庚西都賦貨隧分廛物次軒連中署肆師夕咽朝昏市鄽軒比東都賦業于饔者列饔饎陳餅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盃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劉禹錫觀市市物繈屬於廛魏徵曰比者市物繈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百貨雜集劉晏移書宰相舟車既通百貨雜集建標立候陳肆辨物唐六典諸市令以三價均市同上精爲上賈次爲中賈麤爲下賈凡買賣

不和而摧固注摧謂專畧其利固爲障固其市若三市而規自入者竝之謂在旁高下其賈以相惑亂也以二物平市同上謂秤以格斗以概六典注夫賈居闤闠藏其貨物候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户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直幾何誠金玉其物貨祗以盜有而竊置爲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房魯上節度使書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羅隱讒書市賦齊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紛紛汩汩胡可勝紀貨盈則盈貨散則散晏嬰曰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貨善惡混貨物或戾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參雜胡越奔走孩稚同上誰有帳籍詎假文字蜀桑

萬晦吳蠶萬機及此而耗緊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同上

市外區琛賝 王方慶累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賝

令和市專刻剝 唐史韓琬上言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橦倍價抵罪大理卿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令和市專刻剝名爲和而實奪之

置東西南三市 按東都西市則隋南市也南市則隋東市也都南市舊兩坊之地武德中減爲坊半焉中省京南地開元十年又省都西市唐六典

華實之毛畝漁之生 交蚩走錯水陸羣狀移而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利者奇贏以游者

同上 冒良苦之巧言斁量衡於險手 杪忽之差鼓舌偺儜詆欺相尚詭態橫出

同上 鼓譟讙坌烟埃 奮腥羶疊巾屨同上 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

衆 唐史百官志

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煙 李白贈宇文宣城

金部郎中 掌兩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百官志

榷酒 三 沽酒已具酒門

白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賢良對策請罷榷酒 昭帝時罷榷官

王莽爲五均六斡 雖利在其中而斂歸其下

奪利於民 斂怨於下

斡酒沽 王莽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沽未斡謂王貨酒者天下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百禮之會非酒不行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爲均率開一壚以賣之計其利而什分之以七入官其三乃糟酨灰炭工器薪蘇之價所用

陳魯匡之謀

收禁公之利

爲賈人榷　史記趙王彭祖使使即縣爲賈人榷之入多於祖稅以是趙多金錢注作儈兩家買賣之價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者

孔爲州縣弊　孔戣爲諫議大夫條上四事四山澤榷沽爲州縣弊

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沽酒　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沽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沽戶以日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沽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其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沽者斗酒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沽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沽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沽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專其利按兵入

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唐史食貨志

筭緡四

白漢書武帝初筭緡緡錢貫也一云貫筭食貨志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二千而筭一率計以二千錢者則出一筭一筭者百二十諸作有租及鑄謂以手功所作而賣率緡錢四千筭一天子既作下緡令而尊卜式式出財佐軍故尊之而勸人也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者縱矣故令相告楊可告緡徧天下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就其所在而治之得財物以億計縣官用益饒矣孔筭禪

販之緡（陸贄上書方且筭裨販之緡）口筭（初開元詔書以口筭第郡縣爲三品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纖紵三簏劉禹錫和州刺史廳記）失平長僞（陸宣公奏議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高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歲終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末法（令之兩稅獨異舊章惟筭緡之末法同上）

百工　五　守業　考課　奇巧

白執斵（匠人也傳）藝成而下（業在其中）執技（以事上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霜降（月令季秋霜始降百工休）

膠漆作也工依於法法規矩也惠工衛文公通商惠工運斤見下注命般輸之巧匠盡變能乎其中公輸般並巧者剞劂彫鏤材以工能周禮曰百工以化材代斵老子曰代大匠斵無不傷其手執藝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諫失常也巧具文子曰規矩繩墨者巧之具伐枝傳曰小人伐其枝以懸君子言矜枝以凌上也飭化以材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飭材材謂象玉石金革羽飭化謂治之也飭材貢器物又曰任土以飭材事貢器物審曲辨器周禮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人器注云審察五材方面形勢曲直之宜以治之百工非一工也巧者又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材美工巧周禮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

不得天時地氣也謂之國工周之名工同上善事六工禮天子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殷制食力農工事勤功倍樸斲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鑠金凝土考工記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來百工則材用足禮範金合土山有木工則度之攻木周禮作工成器曰工漢書合四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朽木不可雕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守業管子曰四人者國之石人也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不可遷也如令之柱下石也不可雜處雜處則其事亂故聖人必就官府羣萃而州處相良辨其工苦工堅也苦濫也權節其

用比其器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高以知以能知器用事相高旦暮能事於此不見異物而遷故工之子恒爲工　工用高曾之規矩文不敗其業　篤在守業　代守其業左遷業　易業　工賈不變業有四人職無二事　抑其淫末考以成工不勞而能申子弟之學相語以利用高曾之規功有務於化材業無遷於異物遵代守之文不失其業及日省之際乃多其功世謂之工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世謂之工傳曰工賈不變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堂構　考謀技以事上業在其中知工之巧故觀

其器而知其工之巧禮曰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日省月試考校成功也餼廩稍食不作無用之器背窳就功窳惡也無作淫巧以蕩上心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　就於官府注見上門掌以工正傳曰五短爲工正主工之官辨其工苦　順霜降之候雖休百工及月試之時且聞獲戾工依於法爰考否臧物勒其名必遵賞罰稽其工事周禮公器官器物稽器稽考也同上月令命有司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效功陳其小大之利器皿之度無或不良禮獻藝百工僝工僝巧也執技論力奇巧運斤成

風莊子郢人堊鏝其鼻若蠅翼使匠石斲去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棘猴燕王好徵巧人曰臣能棘刺之端造沐猴王請具刺而觀之術人即逃也楮葉宋人有為其君為楮葉三年而成雜之楮葉中不辨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木鳶魯般以木為之而飛窮妙

極巧 騁巧 嘗巧禮 雲梯公輸般造雲梯而攻宋木牛諸葛亮造木牛

而運木人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作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殺師偃也心匠

手澤 目巧 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諫未聞於執藝巧自見於蕩心物貴考成器惟致用苟於功之不審則雖巧而何為記曰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巧者勞而智者憂 大巧若拙老子創

造欹器 周廟欹器東漢猶在至漢之亂不復存形制遂絕杜預創意造成奏上帝嘉歎之

鴨欄 陸遜伯言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遜乃正色曰君侯宜覽經典用此何為慮即便毀撤之

孔造作無程 杜元穎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百工造作無程

機巧有思 閻立德父毗隋殿中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

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 姜確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

馬周疏曰 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令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

制度不立 劉蕡策曰百工淫巧踰制度不立

宮內造作 姚珽遷詹事節愍太子少失道珽四上書諫其一曰伏見內置作坊諸工技得

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黠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

贍其器用韓愈原道篇爲之工以贍其器用

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進學解韓文十二

剞劂朽壞翦焚榛薉柳宗元文

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觀旁縮手袖間韓文

以州縣爲團凡工匠以州縣爲團五人爲火置長一人四月至七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至正月爲短功唐史百官志

鈿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輅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矢鏃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幘之工九月唐史百官少府

問工焉取則興師是供柳宗元嶺南饗軍記

錦繡官玄宗貴妃楊氏諸姨凡充

錦繡官及治瑑金玉者大抵千人圖畫雕鏤之人張玄素上書太子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

材木　六

白山有木工則度之　伐木丁丁聲也伐木椅矣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遵繩墨而不頗楚辭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　掄材執斲良工棄物朽木不可雕　既破我斧既缺我斧又破我斨樸斲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審輪轅於曲直定鑿枘於方圓相材見上目擊手傷無枉物性不違天真巨川舟楫大廈棟樑山木以不材

見棄 擁腫之材 雕鏤之力 藝有所長 物無不可 抱器 呈材 如因斧克終以功成 陽木陰木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時斬 又令萬民時斬材其曰言順時斬也 不禁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不拘其日也 柞氏 柞氏掌攻草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月至令割陰木而水之 有美 周禮材有美而工有巧 攻木之工 同上

行木 月令季夏樹木方盛乃命有司行山行木無有斬伐爲木未堅固 中伐 禮記材不中伐不鬻於市 樹木以時伐焉 禮 凡服耜斬季材 季稚也服耜尚柔物 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 登木 以伐遠揚 隨山刊木

勿翦勿伐 坎坎 丁丁 並伐木聲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擬擬絕是斷是遷斷而遷之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木屑竹頭不棄陶侃士衡在荊州時造舡木屑竹頭悉令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乃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舡具綜理微密皆此之類也伐社樹晉阮脩字宣子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社亡也種材後漢樊重貨殖作器物先種梓木人皆笑之積歲月皆得而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貲巨萬恩及鄉閭不斬邱木禮為宮室不斬於邱木注廣敬鬼神孔伐木豫章張玄素上書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撰其餘可知已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張説疏遷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同州大木裴延齡造神龍

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近材之良耶延齡曰異材瑰産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令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悦

即山求材盤高孕虛 劉禹錫洗心亭記

萬工舉斧以入 柳宗元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卯壑之紆縈湊巑岏之杪顛嗽泉源之塗潛根紋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栢同色

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 李白

林立峯崒 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

取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柳宗元晉問

魏良材 五代羅紹威梁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工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

馬

羅列而伐　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月披虹霓聲振連巒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硠硠磤磤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濆濆瀰瀰洶洶嘵嘵若霧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巘梢殺摧崪坱比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椰宗元晉問

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

徵般碩之匠下荊陽之材　文粹李華賦徵義護作工數萬云

則天皇后武氏辟懷

般碩之匠下荊陽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擇一榦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枚聲坎坎於青雲若神踣而

勢動連崖拉風捽雷　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柢於顛摧　昭回時也山祇効靈波神作氣爲桴爲筏羽疊鱗萃朝泛江海夕出河渭雲奔山横穴積于作宮之地同上

膠皮七

白書曰島夷皮服　禮曰脂膠丹漆無或不良　西方曰戎被髮衣皮　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質猶文也皮之不存　膠柱　寢處州綽指石綽最曰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皮革踰歲就久乃可用也獻謂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用也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供其毳毛爲氊以待邦事鳳麟膠東方朔十洲記以鳳觜麟角合煎成膠名曰續絃膠衣皮袴馬援千皮食貨志屠牛羊彘千皮比千乘之家止濁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漆林地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也漆身豫讓漆身吞炭孔贄魚膠突厥頡利始四年執戎使

者帝亦因其使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贄魚膠給云固二國之好也

生兒置膠於掌　西域羌者生兒置膠於掌

朋黨盜權　蕭瑀言立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

螯膠　唐酉陽雜俎善兗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

輸皮於太府　歲會牲之有亡輸皮於太府唐史百官志祠部

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　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枝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柳文晉問

勁弓折膠　杜牧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與之相校

諸州市牛皮角以供用　唐百官志少府監

白孔六帖卷八十三

白孔六帖卷八十四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債負十一　契劵十二

乞假十三　遺物十四

利十五

染一

白厥篚玄纁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詩遂朱綠之遂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謂三宮世婦所獻璽之絲染之以爲君祭服

周禮天官染人掌絲帛凡染春暴練練其素而暴之夏纁玄玄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秋染夏夏五色謂之夏者具所謂色以夏爲式也書曰羽畎夏翟冬獻功

掌凡染事冬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湛漬也丹秫赤粟也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染羽所以飾旌及王后之車也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染纁三入而成又再入深以黑則成緅緅側留反復再染以黑乃成緇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三染謂之纁然玄色六入與月令命有司染綵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惡紫之奪 白受采孔掌染百官志織染署令一人丞二人掌染錦羅

紗縠綾紬絁絹布

柳汁染衣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粢餻祀我固言許之未久登第出三峯集

素質隨染　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杜甫白絲行

染人歲籍所染綾帛　陳諫強記染人歲籍所染綾帛尋丈尺寸爲簿合圍諫泛覽悉記之出唐語林

四選香　白樂天飛雲履染以四選香

染還少府　杜佑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以練染還少府

輸染材入宮　馬存亮傳敬宗初染署工張詔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馬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詔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可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

以駝茶染木　李守貞與桑維翰有隙賊平行賞悉以駝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

也五代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代宗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唐食貨志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唐六典織染令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土採以時月皆並其時而脩其職焉

練二

白冬官慌氏慌音忙練絲以涚涚音稅水漚漚烏豆反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涚水以灰所練予禮反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烏禾反暴步木反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練宿於井謂懸於井中練帛以欄為灰漚烏豆反淳其

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 以木欄之灰漸澤其帛滑澤之器也蜃謂灰也鄭曰淫薄粉令其帛白也蛤爲蜃令東海有之 清灰盝之而揮之 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反令盡揮去其蜃 而沃之 而盝之而宿之更渥淳也 明日沃而盝之 朝更沃至夕盝之又更沃至旦而盝之上七日而漚絲 吳門曳練 練謂白色此事見山川貨賄部 練縕之具 後漢 孔以練染還少府 杜佑爲鹽鐵使以練染還少府 練龍水圖爲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爲服或釜中雲起蒸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出僞史 練幛爲衣 名畫記有人氾張藻畫松石障既死人求之其妻已練爲衣唯得兩幅雙松一石存焉傳後世已爲名筆也

金冶 三

白攻金之工周禮築氏執下齊多錫爲下齊冶氏執上齊少錫爲上齊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劍金有六錫金錫相和之節凡鑄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可鑄周禮鑠金以爲器範金鑄金爲器修火之利案度程程器小大良冶之子必學爲裘鼓鑄鎔鍛晉嵇康善鍛向秀爲之佐欣然旁若無人宅中柳樹乃激水圜夏月居下鍛鍾會往省之不與言語鍛自不輟孔鑿山冶銀權萬紀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斥使還第久之冶

金爲備文懿公主葬冶金爲俑怪寶千計實墓中鼓鑄韋倫楊國忠署爲鑄錢内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箠扶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由是役用減鼓鑄多矣

銅冶李聽爲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

鐵爐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其爐毀者不知年矣柳宗元

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同上晉問

掌冶署令一人丞二人掌範鎔金銀銅鐵及塗飾琉璃玉作銅鐵人得採而官收以税百官志

邊州不置鐵冶器用所須皆官供

凡諸冶成器上數于少府監然後供之並同上

冶家子復祖之舊武王既伐商有泣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冶家孫也數十年之間載易其鎔範矣吾始鑄

田器歲東作必大售商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修具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轂吾易之以爲兵器會師旅戰陣具售又倍前也令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武王聞之於是包干戈觀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陸龜蒙

陶 四

白斑埴以爲器 陶器必良 凝土以爲器 周禮 摶埴之工二 摶柏也埴粘土也 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 髻音刮墾損傷也薜音破裂也暴不堅也四者爲其不任用不入於市也 陶人 爲甗甑鬲庾穀冬官考工記云 合土 禮範金合土謂陶器也 槼度程 程大小也 有虞氏尚陶 貴質也 舜陶於河濱

器不苦窳史記窳濫也土化鑒坏孔甄官百官志甄官署令掌琢石陶土之事土乎質陶乎成器韓愈瘞硯文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猶土鉶之德柳宗元進磁器狀陶埴于水涯湘妃廟碑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雲陵亭記土宜陶旋故侯若以壯劉禹錫連州刺史廳記不則毀文粹陳黯禹語陶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埏泥範塼李珏牛僧孺碑埏泥範塼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戞而焚韋丹爲江南觀察使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戞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貲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陶固收盆罌韓愈聯句陶甄梓匠

之工柳宗元與呂恭書陶甄梓匠之工備鑿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同上與楊誨之

陶瓦五 陶器附

白弄瓦詩乃生女子載弄之瓦 運甓晉陶侃爲廣州每於齋中運甓娌力反侃字士衡 毀方瓦合 鴛鴦甋瓦 瓦合之衆 有虞氏瓦棺 瓴甓 建瓴 挈瓶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甕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 又禮曰甕牖 又漢陰丈人抱甕出汲灌園 又晉畢卓入比舍郎甕間盜飲 又羊雅冬釀酒令人抱甕取爐 甑周禮陶人爲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底七孔穿之 墜地不顧後漢孟敏字叔達負甑行墜地敏不顧郭

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甑已破視之何益林宗奇其言勸學問三府辟不就**紀甗**傳齊賓媚人賂晉師以紀甗甗無底甑也賓媚人國佐也**盆**記曰及良日夫人繅三盆**又**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又**莊子喪妻箕踞鼓盆而歌**鼓缶**叩缶**髻甕薛暴不入市**見陶門注**孔教作**宗室復轉

嶺南節度使教民作陶瓦**變屋瓦**王仲舒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教民陶瓦**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無陶瓦**西棧拂菻無陶瓦屑白石塈屋堅潤如玉**聚瓦材於場**始教民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瓦材於場韓愈葺冊墓誌**盥濯陶瓦**韓文聖德詩**陶埴于水涯迺桴迺載**柳宗元二妃廟**桴木負埴載流於江**同上**陶瓴甓**終南山祠堂碑

土工六　計料　順時　不時　勞苦

白小人勞力屬役　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爲力不同科言力役之事輕重有等　勤恤其人事充役煩力斂　興事　任力

愛人爲大　敺以就役　任役　服勤　暫勞永逸　官庀役徒　勸而不怨　荒度土功書曰荒大也大度土功　形民力

順天時　凡啓塞從時門戶道路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皆啓閉之急不可一日闕墮壞時而理之左傳　靈臺經始　子來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亟急也衆人自以子義樂來而爲之　施舍舍勞役傳　弛力息傜役　築之登登用力貌　百堵皆

作　雖用干夫之役終資一簣之功家一人周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云云比居周禮職政役以比居巡役方役之事則巡行也同上人徒役三日禮曰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築者　客土䟽惡成詔言解萬年作昌匿五年未成客上䟽惡言取他處土爲客土說築傅巖之野　土國城漕役土工於國也詩　土事無作月令地氣沮洩謂發天地之房役事所役之事巡功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　計料令尹遠艾獵城沂量功命田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功議遠邇略基趾具糇糧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失本計之期遠艾獵孫叔敖也　土彌年營城周計

丈數城之丈數揣高卑揣度也刃溝洫刃度也物土宜議遠邇物幾物相也相取人功土遠邇之期量事有期知幾時畢計徒庸用幾人工慮材用計所屬役賦丈城之尺度十月庚寅栽栽設版築量力人不告勞事無愆素揆日稽其功事順時時以作事悅以使人夫土功龍見畢務戒事龍見九日農務畢始戒以土工之事火見而致用致築作之物也水昏正而栽十一月也樹版幹而興作日至于畢日南至微陽作動故土工息也欲無犯時傳曰城諸及防時也月令孟冬可以築城郭造宮室興事任力用人必順順天時也得其時制順作時事以道使人

禮冬築郎囿書事時也雖未及時而農事畢可以成故曰書事時也功惟勿
亟人則忘憂不時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速成勦人季平子欲
城郎囿孫昭子曰焉得速成具以勦民奸時以動　言時則妨民多矣
作事不時則怨讟動於人月令孟春無聚大衆無置城郭妨農事也
孟夏無起土功不可以動衆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
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歌曰澤門之
皙實興我役國父白而居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而居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君爲一

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子罕分謗也勿亟不時使人以道人則周告勞作事不時必聞胥怨梁好土功罷人以瀆宋妨農事築者用謳時使日敝苟乖龍見之期見上注則起人疲之怨　徵怨勞苦問其勞苦　事不愆素人不堪命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人罷而不堪　民不罷勞　役徒幾盡敢憚劬勞　庶人疲敝　胡轉予于恤不敢告勞莫知我勩勩勞也民力凋盡　怨讟並作　人亦勞止哀我癉人亦可息也慘慘劬勞　斬艾民力　日敝人力不堪

事充力竭怵隱怵勞勞力息肩夏王率遏衆力遏絶也梁亡不

書其主自取之也以梁伯好土功故也勦人勞人雖有形人之力而

無醉飽之心形人之力而使之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盡思凋敝敢憚勤勞請解

吾人之愠無興代役之禮以爲草芥苟不恤於人疲雖有金湯亦何憂於

魚爛荒度土功斬艾人力辱在泥塗保其筋力役夫築者老者之事禮曰

凡使人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事勤人怨勦人實難無城猶可人勤於力則

功築罕穀梁傳孔躬護役作竇懷貞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役作族

弟維鎣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雜廁工匠間使海内何所瞻仰乎不荅非憂

物恤人所急 韓思復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

辛替否疏 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 又曰 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温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遊宅不得息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爲之 又疏 令大起寺舍廣營第宅伐木空山不足以給棟梁運土塞路不足以充墻壁誇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寮鉗口四海傷心見唐策

帝作飛仙宮 魏徵疏曰隋煬帝惟宮室臺榭是飾徭役無時

費鉅百萬 姚崇曰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

窮人力以事工 盧藏用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

人而奉已也

馬周疏曰 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

掊怨天下 封德彝楊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劃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掊怨天下

白衣上書 高郢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瘡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酤之斂欲以此時興力役哉

土木並起日課萬工 令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

營治不時畢奪廩 韋溫太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廩自敕中人葺之溫諫

王璵 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三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室給百戶掃除又即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

守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飢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臣昨奉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令所興造臣謹以便

土木是興 尹思貞授將作大匠僕射盧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荅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令不可事公

輦材瓦 薛廷老爲右拾遺敬宗政日僻矣乃拂衣去 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問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悉言之

高季輔上五事以謂陛下身率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

怨結三靈謗蒙四海 李嶠上書曰今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具力毋使弊

廣令山東歲飢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營土木怨結三靈謗蒙四海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韓文滕王閣記匠者度材以捎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劉禹錫修寺記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柄枝梧載暨載塗黝烏凌虛許州文宣王廟碑鏟崖堙卑驅石剪棘李白趙公亭頌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同上匠生於心隨指如化開山剪木役以私屬劉禹錫別集

開鑿七

白經啓大道遠績劉子謂趙孟曰美哉禹功吾予盍遠績禹功而庇人乎荒度土功荒大也受賜民到于今受其賜暫勞永逸溥哉之利遠矣禹功開物之智成功禹成厥功遠矣濟時之功役不告勞事無愆素量功戒事命曰庇徒人可樂成難與慮始智能慮遠愚可樂成苟未僝功豈無胥怨隨山刊木孔鑿石通車吐蕃傳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鑿道趣城西域康居東有嬈摩川度磧行二百里得泥壤城在大澤中地墊洳蘆荻荒茂行者鑿道趣城通于闐鑿犂鑿犂開戶牖杜甫九成宮疏鑿就欹斜禹功翊造化蹤鑿就欹斜紫門詩鑿石為月河天寶中以三門河道險阨漕運阻難乃令旁北山鑿石為月河以備湍急名曰

月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之患天下稱之具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鑿石得古鐵鏵上有平陸兩字改為平陸縣旌具事也出開元記

鑿山冶銀 權萬紀奏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曰公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

鑿門導伊 兩阜屏開李庾賦

鑿石作鼓隳嵯峨 韓文

鑿八節灘 白居易

鑿敗灘石 以平贛梗韓文路公碑

傭賃八

白間人轉移執事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間人謂無業者轉移為人執事間人若今之傭人

僕賃 傳申鮮虞僕賃於野

移用其人 轉相助救周禮

揆

以時日計其功用 計傭揆日 廢事食力 傭保司馬相如於臨邛市沽酒使文君當壚相如衣犢鼻與傭保相雜作滌器注傭人之可保傭者也 傭耕陳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於隴上而歎 不取直魏焦先自作一蝸舍淨埽其中呻吟獨卧飢則為人庸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 傭書吳闞澤貧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之亦徧 賣傭彭城為家人時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保也 僦賃鄭當時字莊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亦屈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賃多逋負以此陷罪貶為庶人注僦賃受雇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賃其賓客於司農載運 孔寫書取傭王紹宗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傭自給凡三十年傭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 御史不償李畬母者失其氏畬為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暨也又問車庸

有錢曰御史不償也毋怒赦歸餘米償其傭因切責畲　自傭王琚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

雜傭保王方翼毋李為主所斥居鳳皇墅方翼尚幼雜傭保執苦不弃日墾田植桑治林狠卜祝傭保張玄素傳卜祝傭保量能墍完墻屋燎松丸墨為富家

並用

負擔九

白負也者小人之事弛於負擔齊使敬仲為卿辭曰覊旅之臣弛於負擔君之惠　負荷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也　息肩鄭請息肩於晉注以負擔喻也　荷篠遇丈人以杖荷篠　儋石劉毅家無儋石之儲一擲百萬　負薪之憂　擔人之爵　未能

負薪孔班白負戴李子通居鄉見班白負戴必代之負取不勝李密民食興洛倉者給受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零落艱難韋蘇州白沙亭逢吳叟歌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卻負樵刈熟擔肩頳韓文城南聯句擔贓負賄舊唐史盧懷慎時政號擔贓負賄僥倖或即蒙升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令輦負則人代畜唐史王求禮疏

舂十 碓附

白易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周禮地官舂人掌米物物非一米祭祀供粢盛之

美實客供牢禮之米可成筐筥者也凡享祀米享有食米則享禮兼宴與食也不相鄭有喪春不相賜晉衛瓘爲太子少傅詔賜田園水碓辭不受意儉約耳守魏舒陽元少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不介意封水碓劉頌爲京兆太守洲漢二水有公主碓二十餘區所在塞流水輒爲侵害上表封諸水碓獲便利也衣赭春於市漢申公白公斗粟漢文穀淮南王人歌曰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賃春梁鴻使其妻舉案齊眉事定交杵臼之間漢公沙穆奏遊太學無資乃變服爲傭爲吳佑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杵臼之間連機傅暢晉諸公贊曰杜預元凱作連機水碓由此洛下穀米豐賤水磑石崇臨刑有簿閱崇財物有水磑三十餘區馬磨蜀志許靜爲許劭排擯不得齒序以馬磨自給既搖迴蟻之輪還破鳴鳩

之麥舊判洛陽董德之磑同上磨賦諸葛恪別傳孫權享蜀使費禕食湯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蟻行磨上抱朴子天圓如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天牽之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去磨疾蟻不得隨磨左回孔競碾磑李元紘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振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春市戚姬髡髮入舂市萬古共悲辛李白中山妾歌作婢舂黃糜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杜牧杜秋娘詩宿舂北距澧浦資宿舂而可行劉禹錫杜司徒書水舂雲母碓李白鄰女夜舂寒李白野碓杜甫雨詩紫靡臨野碓半熟擣香秔村舂雨外急同上村夜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同上粟不暇舂陸宣公奏議論長史增戶

債負十一　賒貸附

白周禮凡有債者判書以治則聽謂出債之息判書舉債之契書也失則治之　又曰凡屬債者以其地轉而聽其辭屬債轉債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比近能為證者乃受其辭而治之也　傳曰己債己止也己債棄通債也　漢晁錯曰急政暴賦有者半賈而買無者取倍稱之息稱舉息利也倍利而舉債　又曰故有鬻子孫賣田宅以償債也　稱息漢書商賈大者稱貯息少者坐列販賣注稱舉也　十倍之利貨殖志吳楚兵起長安列侯行從軍齊貸子家以關東勝敗未決莫肯與之惟毋鹽氏出千金貸之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

歲中息十倍注行者須糧而出錢家貸十倍之也　析券　馮煖　棄債　高祖從王媼氏武負貰酒歲竟二家嘗棄債　周禮聽稱債以別傳　傳別券書也見下門注中　周禮賒者祭祀旬日喪紀三月國服爲之息　以其國之所出爲息利也　貸粟　莊子貸粟於監河侯　舍債　晉王長文德敵太康中開倉賑貸長文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之上州刺史徐幹舍之也　求假不稱　曹洪家富而慳嗇文帝少時求之假不稱常恨之後因事而免官爵　敵國貸粟　越大夫種曰臣觀吳政驕矣請試之貸粟以下其事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之　孔債師　高瑀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歷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貴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斵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負逋　許孟容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言負逋饋送當免

免之

負博數十萬 宋俊臣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柳人以男女質錢 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柳宗元本傳

里無逋家 柳仲郢每旱潦必貸匱餬負里無逋家

負五坊息錢 裴度傳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息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捶挺質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債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謂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辨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由是京師澄肅

三倍取償 穆宗皇后蕭氏閩人也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

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壻呂璋白見之太后謂得真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徙鄜坊始節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爲辦裝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軍中併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中尉仇士良憾之

貸息錢數百萬或勸治居產李守禮曰豈天子凡無葬耶

契券十二

白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債以傳別稱債貸債也傳別券書也聽訟債者以券書責決之傳著約束之文書別有兩家各得一也六曰聽取與以書契書契與受人之要也七曰聽買賣以質劑書市之平價謂兩

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令之券書也　交易而退　作法示信　俾人不爭　結信止訟周禮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大市小市周禮質人凡買賣者質劑馬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云質劑長券劑短券債責也　兩劑見上　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契券也　執右契禮曰獻粟者執右契　謀始不明訟之所生由契之不明也　有德司契老子　判書舉債之券書　責債定責約言要詞　要約　保人周禮立券爲保使之相保　必由質要以息訟端　伏羲始造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周禮司會掌左契　書契　舉契王叔氏不能舉具契　聖人執左契左心也左者不用之地以喻無爲又云左陽也心藏陽也　焚削後漢樊重假人間責令人焚削文契　前

定折券 高祖事具債負門注 徵辭利有爭端 信為言要 書致 獻田宅者操書致

代結繩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孔焚券 羅讓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荅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憐然為焚券召母歸之

出券貸直 盧羣遷鄭滑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即以羣代節度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

以券上進 五代常思廣順三年從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金券 范君璋奔突厥陷馬邑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謂障冦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

書契以質浮僞 韓文

劈木契分受之 李巨玄宗末祿山陷東京授河南節度使巨奏曰方令艱難恐為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受之遂以

巨兼統領南節度使**李崧第**為晉宰相契丹犯闕從冠北行留守鎮州漢高祖入汴以崧之第賜蘇逢吉崧之弟嶼嶬酣酒言及奪我居逢吉之部逋李嶼舡傭嶼撻之遂告變乃自誣服罪舉家遇害五代史

乞假十三

白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

無彊匄　乞匄袁紹書曰曹操父嵩乞匄攜養

禮內外不通乞假別嫌疑也

又云乞假於人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量其可否

假蓋夫子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借人有馬者借人乘之

假羽毛而不歸

以假而不歸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假不反

矣假道 璧假許田乞食重耳過衛乞食於野野人與之塊乞醯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乞糧吳申叔時乞糧於公孫有山有山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亦無幾求言所求少勿虛其請得之不貴孔

從民借狗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爲害假鹽麴韓全誨傳始張濬判度支馳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贏服丐人間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使于鄠被疾山谷間纍旬食盡道彥贏服丐人間或採山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弃以待若稼而穀圃而疏不丐買而有也柳宗元貸借更何患韓愈詩謂言安堵復貸借更何患乞丐酒食文粹李商隱齊魯二生劉乂穿履破衣隨尋常人乞

丐酒食爲活

乞丐凍餒 元結時議吾州里有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令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

執埶擔囊 陸宣公奏議斂穫始畢糇糧已空執埶擔囊行復貸假

丐貸 文粹陸龜蒙論文書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

不相假借 高士廉進益州都督長史蜀人雖昆弟不相假借士廉爲設條教翕然爲變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後主即位頗疑北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妓樂迨百數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則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爲喜既而曰不能給遂弊衣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足日膳江南野史

民行乞食者屬路 唐史食貨志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粃爲粮民行乞食者屬路

乞米煩佳客 杜甫詩

丐食

取給李揆元載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流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禄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患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

持鉢乞食北夢瑣言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拜睦州刺史

遺物十四 餘具農部 据拾門中

白周禮凡得獲財貨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人私之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也人民謂别人奴隸也若今時得遺物六畜也舉之沒入官大者入公小者入私也

路不拾遺

義然後取

苟得遺金列女傳羊子得遺金一餅妻讓之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棄之

亡

弓 著簪少原婦人云之 墜屨昭王 管寧錢孔夜發遺袍張允濟爲武陵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里乃寤告王謂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 遺簪屨祖二疎圖記有避席而遺簪屨者

利十五 禁利兼并附

白以利得人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以利得人注云爲政之利 賈而欲贏而惡躑乎 好利惡器 專利自封 蘊利生孼 不爲利回 小人喻於利 因人之利而利之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罕言利 趨利之人如水走下鼂錯言云 禁利公無禁利不謂

(與人共也)周禮凶年荒政則舍利(無禁利也)奪人專利　錮齊人之利國禁(野禁)厲禁(謂山野之林遮禁也周禮)有司教導(月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而不赦)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禮)與人同利　禮無盡利(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人言不與人爭利也)禁彼山林苟以利之爲利(嚴其厲禁豈曰仁而愛人)地林(邦禁)衆庶所資(職司是享)示人知禁(作法於貪)公不害私(義惟和利)爲邦以禮材則有餘(作法於貪人將安仰)物既阜蓄(國寧之用)將思佐賦(曾不卹人)文王之囿與人共之　與衆共之(禮不獨有)道存利物(政在養民)因人所利而

利之不亦惠而不費兼并取貪富中事用禮曰君子不盡利以遺人不與人爭利不兼人之利專利自封禮記孟獻子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畜馬乘之家不察雞豚爲兼利也國有四人業唯區別職無貳事利不兼并侵冒盈厭幅利晏子曰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與人爭利此不仁之一也商工皁隸不得遷業商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也禁二業後漢時禁二業劉毅伯與上書邦國以官禁二業至使敗者不得魚令江濱海湖郡人資漁採且以閑月無關二業食祿者不爭利公儀休為魯相食茹美拔園葵而去

之見家織布遂逐妻焚機曰欲令農夫女工安其所用而售其貨乎

仕不得販賣 漢張禹上疏欲令諸曹侍中已上無得販賣犯者請免官及削爵

孔 權萬紀 帝讓曰以利規我見金治門

言利 崔羣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

世訾其嗜利 裴冕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間世訾其嗜利

枘鑿萬端 高適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有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列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歳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北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税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

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底夕千梭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扶而逋逃益滋

劉晏四利 劉晏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為一利東郡凋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洛邑廛漸可還定為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道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若車舟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為四利

誘人 陸贄奏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

責臣以利 裴諝拜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耶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為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趣小利 陸贄奏趣小利

昧遠圖

德宗晚喜聚財 李珏帝又語貞元初政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弊也

言財利 房琯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

利可通而不可竭 宇文融等賛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斂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

走絲毫之利 盧坦書

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 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韓文

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 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言隱戶剩田以中主欲

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

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　裴冕明彊嗜利不知大體本贊　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唐史薛登疏　蕭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唐史本贊

白孔六帖卷八十四